

名家

熔铜的写意

■ 陈冠柏

火的突然发生有时真有些天意。

2006丙戌年春，命里缺水。常州天宁宝塔已是竣工的最后时刻。这座雄立天际的铜塔以153.79米的高度独步中国最高宝塔的荣耀，溢彩流光。担纲营建的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铜工艺美术大师、来自杭州的朱炳仁。他手里做成的雷峰塔、灵隐寺铜殿、峨眉山金顶，无一不是铜建筑的经典之作。这天，宝塔13层的钟楼正做最后装饰，15吨重的铜钟那厚如青砖的钟壁在粗若碗口的木杵试击下，梵声悠扬，福音开始向这座礼佛的古城远播。

也是这天，那边厢杭州城古河道边的产房传出了男婴清甜的哭声。朱炳仁的孙子落地了。“男孩！男孩！”这个根发于绍兴的“铜艺朱府”有了第六代传人。儿子朱军岷把孩子抱给朱炳仁，他那个开心嘤，向来矜持敛情的他笑个不停。好是吉利！新成的塔，新生的孙，双喜临门。

现场一个电话把所有的喜气吹得一千二净。天宁宝塔突然起火！塔身架上落下的焊花引燃了底层的装饰木板，瞬间起了大火。火舌吞噬着底厅的铜饰，铜柱、铜檐、铜瓦、铜铃、铜藻井，几乎都在火焰的焚燬中，化为流淌的铜液，像蜡泪滴泪，如冰糖融水，哭诉着这霉地临头的人为灾难。所幸火情止于底层，整体结构无损，筋骨颜面完好。天宁宝塔浴火立住了。

朱炳仁站在已熄的火场，痛心得腿脚发颤。在黑黢黢的满目焦土上，是铜的残骸也是他心血的坟场。铜柱烧塌卷起了荷边儿，铜瓦垂下冰凌似的铜挂儿，红铜饰面藻井烤卷成浮雕般的岩面，塌落的铜杆像交叉的虬枝描画着林木的衰色。细看熔渣，有晶莹铜珠，圆润切切，也有熔铜结晶体，千姿百态，似

一份份情怀种在乌蒙山

乌蒙儿女下夕烟

这山这水这眷恋

醉了乌蒙醉流年

■ 黎泉

翻过山还是山连山

跨过江还是水潺潺

一缕缕阳光洒在山水间

乌蒙山水在召唤

晨风送你一甘泉

晚霞赠你一片天

■ 杨晓光

在浙江宁波鄞州区，东钱湖宛如一颗巨大的蓝宝石，镶嵌其间。作为浙江最大的天然淡水湖，其面积逾杭州西湖三倍。虽无苏东坡“水光潋滟晴方好”的千古绝唱，却蕴含着另一种深沉的文化分量。这并非盛名的高下之分，而是两种截然不同、却同样伟大的文化治理模式的体现。

有趣的是，这两座湖泊各自的“文化代言人”——苏东坡与王安石，实为同时代的文坛巨匠，同列“唐宋八大家”，却以迥异的方式将名字镌刻进江南的山水肌理：苏东坡不仅以诗情点睛西湖，更以疏浚湖泥、筑就“苏堤”的实干深耕湖山；王安石则以“荆公治水”的务实篇章，在东钱湖留下了“淤泥变良田”的德政传奇。一者诗堤相映，一者民生为本，恰似宋代文化的双面镜像，共同辉映出江南的文化之光。

北宋庆历七年（1047年），27岁的王安石赴任鄞县知县。彼时鄞县灾害频仍：夏涝则田庐尽淹，秋旱则禾苗枯槁，潮灾连年，百姓或弃田逃荒，或忍饥待赈，民生困苦不堪。王安石到任后，目光很快聚焦于淤塞严重的东钱湖。

这片湖水，是天地造化与人文智慧的共生之作：远古海潮与陆地相搏，造就天然潟湖；唐天宝年间，鄞县县令陆南金率众筑堰修堤，赋予其水利生机。然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，湖堤圯圯，葭草如绿蔓疯长，吞噬大半湖面，水患不断，湖泽失却往日生机。王安石在上《杜学士言开河书》中痛陈“湖底淤塞，如人血脉不通”，字字泣血，满是对民生疾苦的焦灼。

面对鄞县水患频发的困局，王安石并未困坐斋衙，上任第7天，就披蓑戴笠，踏上了丈量山川的征途。庆历七年十一月，他自县衙出发，开启了那场载入史册的实地勘察。

行程首日，他不顾舟车劳顿，直抵万灵乡之左界，夜宿慈福院；次日，冒雨攀上鸡山，只为亲眼“观硎工凿石”，随后又深入育王山腹地；到了第四日，他下灵岩、渡石湫，在深渊之畔远眺浩瀚大海，心中已谋划着在海滨“作斗门”以御咸蓄淡。

日间，他不仅“浮石湫之壑以望海”，更亲

天工妙作。在不同烧灼程度的刻画下，熔铜残体呈现出难以描摹的肌理与色泽，把一幅灾后残景生生变成了有生命的画。

看着，看着，朱炳仁安全帽下的双眼渐渐有些模糊和恍惚，一种圣火涅槃的感觉开始冲击他痛惜的心。一切都流动了起来，在没有束缚与制约的天地间，熔铜液自由地流淌奔走着，向着各自内动力的尽头，与冷却一道凝固为浑然天成的景画。突然一道灵光闪进他头脑，如果能够人为地创造和控制熔铜液的流淌，让其依着我的创意自由写意，那岂不是能得到精灵般的艺术品，以无可复制的本色做巧夺天工的绝技？

“喔呀！”他差点叫出声来。对铜匠铜艺师来说，如能摆脱模具浇注，铜液像水墨那般任意泼洒，那是从老祖宗铸青铜器以来从未有过的改变。当流淌的熔铜和奔泻的思考在同一个温度点戛然停下相挽，也许一个艺术形式突破的里程碑立起来了，像纪伯伦说的：“艺术是个人的隐蕴与自然的外像在创造形式上达成的一项协议。”是呀，从“黄帝首采山铜，铸鼎于荆山下”开始到现在，在亘古未变的有模铸造铜艺领域，我们这个民族太需要这份创新的“协议”了。

且暂停一下朱炳仁的思路，我们先走进他祖上绍兴河边北后街的石板路。溜光的青石，边沿的青苔，通向一组十字形青瓦下的老屋。那是1875年，朱炳仁太祖父开始的朱府“义大铜铺”。中国老底子的这些铜匠铺总有一种传统艺术的天然渗入，即便日用铜器具也少不了精镂细刻，用上吉花祥草，瑞兽良禽。所以工艺、工艺，有工必有艺。朱府平日家传有训，琴棋书画都是功夫扎实，悟性不凡。代代相继，到朱炳仁手里，铜工艺上的书、画、刻、雕、锻、铸这六艺早已炉火纯青，佳作连连。但在无模具熔铜面前，他还只能诚

服于天然。

朱炳仁把宝塔燃后的铜渣运回家。他着迷似地端详琢磨，细看每一粒渣体的形态肌理，追寻将它们雕琢的熔铜流姿。他跟我说，为了试验铜液在不同介质上的流淌速度和形姿，他已经数不清找了多少种介质，从板材到泥沙甚至是苹果、树枝。提着1200度的滚烫铜液坩埚，上千次地记录实验，直到把无模状态下不可控的熔铜液成了能得心应手的作画水墨。要在一个特定的空间既让熔液自由流淌，又完全可控，而距离凝固的时间仅仅是一秒钟！全部创意必须定格在一秒钟！那是何等苛刻的限时。其间需要的不止是术，更是道。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它考验着朱炳仁的艺术心劲有没有超越凡尘的张力。

花是依天道而开的。该是处女作的时候了。朱炳仁在0.5平方米的贴铜杉木基板上，用熔铜工艺中自然流淌挂落产生的艺术浮痕，表现挺拔阙立的莲藕。在古铜色的深沉背景下，由熔铜作基件，经焊接、打磨、着色等精细工艺，莲荷的大写意枝叶与失腊精铸的莲蓬圆雕完成了巧妙组合，那是抽象和具象的完美融合，古老与现代的同框相握，超凡脱尘的熔铜壁挂精品出世了，朱炳仁取名为《阙立》，用他的铜雕书法题写。请特别留意，作品中的部分枝叶特意用了天宁宝塔灾后的铜件残体，将它同欣欣生长的莲藕一道，迎接浴火涅槃的生命。

当《阙立》同参加全国一至五届国家级大师作品展268件作品一起亮相时，朱炳仁是忐忑的。直到掌声响起，四座皆惊，他悬着的心才落地。他接到的最好奖状纸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收藏证书。

水潺潺，山绵绵

一山一水一思念

阿哥是我依恋的山

阿妹是你多情的伞

这山这水这眷恋

醉了乌蒙醉流年

临芦江“决渠之口”查勘水势，在天童山与長老论道地形；夜里，他则就着驿站微弱的油灯，将白日所见绘制成图。从东吴的舟行夜泊，到小溪的新渠视察，再到林村、资寿院的星夜兼程，他便是用双脚走遍了东西十有四乡。最终，他在桃源、清道二乡“戒民以其事”，将疏浚渠川、兴修水利的号令，真正落实到了田间地头。

这种不畏风霜雨雪、深入基层的调研精神，正是他“以民为本”执政理念的生动体现，也是“德政”最朴素、最坚实的注脚。

号令既出，万民响应。面对百姓治水的热情，王安石随即亲率十万民众，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治水工程。彼时正值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，粮米匮乏，若单纯征调劳力，恐致民饥。王安石遂生巧思，推行“以工代赈”：凡参与疏浚湖底、修筑堤堰者，每日可领官仓粮食为酬。此举既解民工饥馑之困，又免直接赈济的财政负担，让春荒里的愁容渐换成劳作的盼头。

工程推进中，他展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：按乡里编组民工，由里正、耆老统筹协调，保障进度井然；对劳作突出者，既予粮食嘉奖，更亲书表彰文书张榜县衙，激扬乡民荣誉感。更具远见的是“淤泥变良田”之策：将湖底挖出的肥沃淤泥，用以加固堤堰、填平周边低洼湿地，既疏浚了湖泊，又新增数顷可耕地，让废土成宝，实现生态与民生的双赢。

这套综合治理之策，环环相扣，将救灾、扶贫、水利与农耕熔于一炉，展现出颇具远见的系统谋划。东钱湖调蓄能力因此提升三倍，周边五十万亩农田自此旱涝保收，“万金湖”的美誉传遍四方。王安石治湖，既是水利丰碑，更是民生善政，以躬亲实践践行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的初心，为鄞县百姓留下绵长福祉，如湖畔碧水，千年不竭滋润着这片土地。

然而，在这片被疏浚的湖水与新生的良田背后，藏着王安石不为人知的锥心之痛。

这巨大的伤痛，来自他年仅两岁的女儿。治鄞第二年（1048年），王安石正为东钱湖疏浚工程昼夜奔忙，为了根治水患、拯救万民于水火，他不得不将全部身心扑在公务上，废寝忘食；然而命运弄人，他年幼的爱女却不

幸染病夭折。

面对爱女的离去，王安石悲痛欲绝，亲自挥笔写下了《鄞女墓志铭》。他没有仅仅将女儿视为自己的骨肉，而是深情地将她定义为“知鄞县事临川王某之女子也”。在王安石心中，这个生于鄞县、逝于鄞县的孩子，早已是这片土地的女儿。他将爱女安葬于崇法寺西北，以此寄托自己对鄞县百姓的深情与愧疚，也仿佛是将自己的血脉与这片他深爱的土地永远地联结在了一起。

在随后的两年里，他强忍丧女之痛，倾注心血于东钱湖治理，疏葑草、筑七堰九塘，终使五十万亩良田旱涝保收。皇祐二年（1050年）深秋，任期将满的王安石终于要离开了。就在离任的前夜，他拒绝了官场的送别宴席，独自一人趁着夜色，乘一叶扁舟悄然来到崇法寺西北。月光下，他再次来到女儿墓前。此时的他，不再是那个初来乍到的年轻县令，而是即将离任的父母官。他轻抚冰冷的墓碑，看着这片自己用汗水浇灌的土地，将四年来积攒的满腔沉痛，凝成一首血泪诗中：

《别鄞女》

行年三十已衰翁，满眼忧伤只自攻。

今夜扁舟来诀汝，死生从此各西东。

父女永诀的泪水，与湖水相融，成为千年德政背后最深沉的人性注脚。

王安石在鄞县的治水实践，不仅让东钱湖畔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，更成为他日后推行全国性改革的宝贵资本。鄞州治水的成功实践，为他日后肇画全国水利治理埋下伏笔，当他官至宰相，主持熙宁变法时，便将鄞县“以工代赈”“淤泥变田”、发动民众兴修水利等成功经验，提炼、升华为国家法律——《农田水利法》。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农田水利法，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兴修水利，规定州县官吏有责任组织民众疏浚河道、修筑堤堰，并创新性地设立奖励机制，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。法令一出，“四方争言农田水利”，

全国范围内掀起兴修水利的热潮，据记载，短短数年间便兴建或修复水利工程上万余，惠及农田数百万顷。东钱湖畔的智慧，由此化作泽被天下的制度，其“利民为本”“科学规划”“官民合力”的核心理念，至今仍闪耀着穿

越时空的治理光芒。东钱湖不仅是一处风光旖旎的天然湖泊，更因王安石的德政故事而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。这份独特的人文底蕴，正是东钱湖区区别于其他湖泊尤其是足以与西湖并论的根本所在。要提升东钱湖的知名度，关键在于深入挖掘并活化王安石文化，将其打造成为东钱湖的“精神地标”——让这位北宋名相的治水功绩与为民情怀，成为这片水域最鲜明的文化标识。

近年来，宁波已在积极实践：通过打造“湖畔遇见·安石”研学线、举办“宋韵·安石文化周”，让游客在韩岭老街的青石板上、在忠应庙的袅袅香火中，重走王安石治鄞治水之路。同时，借助动漫、剧本朗读等年轻化表达，让“安石文化”破圈传播；并与抚州、含山等王安石足迹城市共建“安石文化城市推广联盟”，将东钱湖的治水智慧纳入全国文化叙事。

今日漫步安石路，眺望湖畔风光，或于忠应庙中追思先贤，所见不只是山水灵秀，更是一卷活态的千年德政史诗。如今东钱湖的水利管护、生态治理，仍循着先贤“因地制宜、利民为先”的思路，稻浪翻滚里、百姓安居日常中，皆藏着千年德政的余温。当“王安石”成为东钱湖最鲜明的文化符号，当人们提起东钱湖便自然联想到这位北宋名相的德政传奇，东钱湖便不仅是一片碧水，更是一处承载千年智慧与精神的文化圣地。这份人与水的羁绊，早已超越名人名胜的浅层关联，升华为关于“奉献”“责任”与“传承”的文化符号。

回望历史，苏东坡与西湖的故事，是“诗政交融”的典范，他将文人的浪漫才情与地方官的务实担当完美结合，让一道苏堤成为装点湖山、泽被后世的双重丰碑；而王安石与东钱湖的传奇，则更侧重于“政为根本”，将全部心力倾注于系统的水利工程与民生改善之中，铸就了不朽的德政基石。二者路径不同，却共同抵达了“以民为本”的崇高境界。

如今，当游客漫步在安石路上，看湖水拍岸，听风吹稻浪，那千年前的智慧与温情，仿佛就在这片土地的呼吸之间，历久弥新。让这颗东南明珠，始终闪耀着穿越时空的质朴暖意，成为与西湖交相辉映的“文化双璧”。

真正的“花”

■ 郑培凯

前不久，我带领浙江大学三十多位文化中国班同学，观赏浙江昆曲团演出的《牡丹亭》上下本。主演杜丽娘的是杨崑，演柳梦梅的女小生是毛文霞，都是在舞台上出彩的资深演员。二十年前刚认识她们的时候，是我邀请浙江昆曲团来香港城市大学示范演出，由梅花奖得主汪世瑜、王奉梅、林为林领队，演出了三晚传统折子戏。那时的她们，都还是“娉娉袅袅十三余”的雏凤。没想到一眨眼二十年，都成了名角了。

我不禁想到世阿弥《风姿花传》说到，一些优秀的能剧演员，在舞台上光鲜亮丽，主要是“凭借当时青春之‘花’的魅力”；“须知，此并非真正的‘花’，只因演员年纪，观众感觉新鲜，故成为一时新奇之‘花’而已。”世阿弥劝告年轻的演员，对演艺事业要有虔敬之心，要持之以恒，“用心思付，若对自己某一时期所达艺术程度能够正确认识，此时期所开之‘花’，一生都不会凋谢。若自视过高，已掌握之‘花’亦会枯萎凋谢。此理定要铭记在心。”到了四十来岁，通过演员本身的人生历练，以及浸润演艺多年的体会，正是艺术最成熟的阶段，“进入此时期后，若还有‘花’尚存，即为真正的‘花’。”（王冬兰译文）

这次浙昆在杭州剧院演出《牡丹亭》，我终于在两位主角身上，看到了当年的小友掌握了真正的艺术之花，令我感动不已。

浙昆《牡丹亭》这次演出上下本，与近来各剧团演出的“全本”《牡丹亭》，展演方式相当不同，只演到“回生”为止。不但省略了《牡丹亭》原本后二十折的情节起伏与大团圆结局，也尽量排除了陪衬情节主线的一些热闹讨喜的折子，如《闹塾》（春香闹学）。上本只演出“惊梦”“寻梦”“写真”“离魂”，下本则集中在“冥判”“玩真”“幽媾”“冥誓”与“回生”。

大幕一开，就是游园惊梦，进入唱作繁重而精彩的载歌载舞场面，一下子就进入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，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”的场景，可以感受到昆曲的婉变与雅致。从没看过《牡丹亭》的观众，或许有点茫然。许多第一次观赏昆曲的同学，感到情节突兀，故事也不完整，无法理解剧情的跌宕起伏，更质疑演出剧本的连贯性。

我在课堂上教昆曲的审美境界，每次都要告诉同学，看戏主要不是去看故事。看戏是去看表演的，去观赏“唱念做打”四功与“手眼身法步”五法，看演员如何超越程序动作与唱腔，通过幽微杳渺的手势与眼神，展示在特定的人间处境中，人物内心的情愫，赋予观众以深刻的艺术感染。事先你连大情节都不知道，去看什么戏！你怎么可能知道演员是否吃透了角色的内心波动，是否通过唱腔与身段，恰当展现了人物的喜怒哀乐。

其实，不只是观赏中国戏曲，观赏西方歌剧也一样。你连故事情节都不知道，一句意大利文都不懂，为什么会赞叹帕瓦罗蒂的歌声如天籁一般，回荡在歌剧院的每一个角落？

浙昆演出《牡丹亭》上本，主要是杜丽娘的戏，杨崑从“惊梦”“寻梦”一直唱到“离魂”，神采奕奕，唱作俱佳，两个小时几乎没有间断。杨崑在舞台上挥动水袖，如蝴蝶翩飞，歌声时而如春谷莺啼，时而如寒泉呜咽，时而如雁过长空，时而如雨霁天青，真让人感到昆曲载歌载舞之美，就像汤显祖曲文说的，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，摇漾春如线”。明末顾起元曾形容昆曲之美，说超过其他戏种，因为“清柔而婉折，一字之长，延至数息。士大夫禀心房之精，靡然为好”。

下本的主演加入了饰演柳梦梅的毛文霞，多年未见，看她在舞台上展现了风流倜傥的书生，不但唱功独到，在隽秀之中带有阳刚之气，做功也潇洒大气。她的柳梦梅风神超绝，展示了一股堂堂正正的浩然之气，巧妙结合了汪世瑜的风流跌宕与岳美缇的诗书风华。柳梦梅这个角色不好演，在“惊梦”中演的是杜丽娘的梦中情郎，风流洒脱带着几分梦幻情态，到了“拾画叫画”（原作的“拾画”与“玩真”）就得显示憨厚多情，一往情深。毛文霞的唱，完美糅合了大嗓与小嗓，具有洞穿金石力道，同时又能收放自如，游刃有余，二十年磨一剑，可以告慰汤显祖与历代昆曲艺术的传承了。她的表情与动作都展示了昆曲巾生的典雅，让我联想到米芾书法的“风樯阵马”，真不辜负了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，为了梦中的理想伴侣，生生死死、死死生生，“死里淘生情似海”（《牡丹亭》第三十六出“婚走”）。

这次演出《牡丹亭》十分精彩，因为演员真好。

岁寒佛手香

■ 旭妙

指尖轻触门锁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门扉开启。刹那间，一缕清冽中带着微微甘苦的香气，轻盈拂过面庞。抬眼望去，那株佛手正迎着落地窗洒下的光亮，亭亭立于浅蓝色的圆盆中。时光回溯到12月的金华北山。那日阳光却格外慷慨，明晃晃铺满一地。走进暖棚，但见一盆盆佛手姿态各异，清芬四溢。讲解的姑娘嗓音清亮，指着那些形态各异的果子如数家珍：“这是‘金佛’，那是‘千指’，最好的新品种叫‘阳光’……佛手之贵，贵在阳光滋养，贵在人心所向，还寓意着多福多寿呢。”

在那氤氲的香气里，她满心盼着能携一盆归家。终于看中一盆：大小合适，枝干遒劲，姿态清奇，果实饱满如金铸就，在日光下流转着温润光泽。正当她暗自欢喜时，同行的培训班吴同学已先一步将它买下，且此等模样仅此一盆。君子不夺人所爱，她含笑婉拒了吴同学转赠的美意。归家后某日，与大学同窗电话闲谈，说起金华佛手的清芬与工夫价值。她不过随口感叹叹曰“那盆‘阳光’失之交臂的缘分。同窗在电话那头接过话：“巧了，我识得一位钻研佛手的行家，包你称心。”她想着，那便待年关将近时再说罢。

然而生活总藏着不期然的惊喜。次日傍晚，一位女士说是受人之托，专程送佛手前来。只见金灿灿的佛手果立在枝头，如凝固的日光在冬寒中悄然舒展，竟比工夫所见更添几分圆熟温润。她与先生小心翼翼将这盆佛手捧入室内，安放在客厅向阳处。不一会儿，满室便萦绕着清幽的香气。这香气，使人忆起《浮生六记》中沈三白的闲笔：“佛手乃香中君子，色相俱佳，嗅之可以清梦。”

这佛手之香，不似同窗情谊么？它不似少年时意气风发的喧腾，亦无锦上添花的浮华，置于室内，或悬于帐中，其香幽微，其意绵长。它在你不曾察觉时悄然酝酿，在你未曾期许处沛然降临。恰似那日工夫之中，“阳光”被指为最珍之品——原来情谊亦需这般澄澈光照，方能沉淀出岁月包浆的温润色泽。